



## 冬空蓝得像一片湖泊

李光明

初冬的天空,铺展成蓝色乐章  
万物敛声,唯落叶轻叙旧年绿意  
寒风掠过,卷起满地金黄  
老树摇曳,似对家园低诉情话

时光曾在此刻停泊  
那蓝,深如浸了思念的墨  
清冽得让人心尖微颤  
是游子的牵挂,在岁月里轮回  
是未说尽的期盼,在风中流转

冬空沉醉在蓝里  
既让人心旷神怡,又惹几分清愁  
它收纳万物的沉默  
也藏着生命的火种

冬已至,春意会遥远  
这抹深蓝不是落幕  
是所有美好的序章  
待来年,从这里绽出  
春日蓬勃的温柔

## 在雪夜花睡了

苗海川

花睡了  
我的诗还醒着  
每一个诗句  
都像失眠的候鸟一样  
翩跹起舞在雪夜  
思念在雪的琴声中空灵幽远  
故乡在遥远静默倾听

每一片雪  
落入花心的节奏和韵律  
倘若天地之间是一架琴  
又是谁把忧伤的键弹成雪

雪中梦着的花  
是否会向世间一切的美好  
微笑致敬。在雪中夜  
万花已眠,我在诗中  
读出了轻轻吟诵的乡愁

## 乡愁

落尘

像大漠孤烟下的一粒沙子  
在岁月长河里静静掩埋  
等思念轻轻将它揭开

乌海的天空  
湛蓝如海  
云朵似羊群在天际徘徊  
黄河水奔涌着历史的血脉  
滋养这片土地深沉的情怀

儿时的沙枣林还在不在  
那颗颗果实  
是否依旧鲜活精彩  
老墙的牵牛花还爬着窗台  
檐下的风铃寂寞摇晃

乡愁是甘德尔夫山巅的皑皑白雪  
在时光里慢慢凝结成记忆  
是乌海湖波光里的明月  
映着游子心中的残缺

街头巷尾弥漫着熟悉的菜香  
那是母亲的味道在飘荡  
如今我在远方流浪  
乡愁成了心底的伤

乌海啊,我梦中的故乡  
你的模样在思念里疯长  
我愿化作归巢的鸟  
飞回你温暖的胸膛

## 醒

杨利军

天醒了  
跃出地平线  
拉开夜的窗帘  
仿佛拨亮了灯的捻子  
开始了昼的行程

地醒了  
草儿露出了嫩嫩的芽儿  
候鸟闻到了春天的味道  
冰是醒来的水

雨是醒来的云  
滴滴嗒嗒地与大地缠绵  
朦胧了山峦和江河  
滋润了万物的成长

人是醒醒后的认知  
明白了对和错  
参透了是与非  
活得明白与白

很多年前,记不起是哪家文学刊物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遥远的库布其》,文章讲述一个发生在库布其沙漠的悲伤故事。当时沙漠题材的作品比较少,引起一些反响,也得到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刘庆邦老师的肯定,说它“很有小说的味道”。

得到文学大家的称赞当然高兴,然而更引起我思考的是庆邦老师的“味道”之说。一般而言,味道是人的器官对于某种物质的感觉与体验,可以进行细微的描述。对于小说、散文、诗歌等文学作品而言,“味道”却是一种只能意会难以言说的感觉,“回味无穷”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既然如此,庆邦老师对我作品的评价,就不单纯是肯定,更是鼓励和期待,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无论是历史题材的《结义兄弟》《河祭》,煤矿题材的《亲仇》《祸水》,新冠疫情期间创作的《永诀》,以及获得“乌金奖”的《永远的大青骡》等小说,让作品“耐人寻味”一直是我追求的境界。

写小说是讲故事,对象是读者。当你决定进行创作时,不必太在意将来会有多少人看到它,对自己形成心理负担。一件作品完成并且发表了,实际上它已经不再完全属于作者,决定它命运的是读者。作者真正努力去做好的应该是创作的过程:构思动人的故事,设计生动的情节,塑造鲜活的人物,选择只属于你的小说语言,最后呈现出来的是一件渗透作者心血的艺术品。

我认为,作品从构思到完成,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不是许多人热衷追求的所谓“技巧”,而是作家的良知和灵性。良知是良心、修为、德行;灵性是禀赋、悟性、灵感。作家与旁人的区别在于,从平凡琐碎生活中感悟真谛,从复杂莫测人性里发现光亮,在漫漫荒原上探路寻径,仰望星空奋力探取那颗最耀眼的星辰……

写到这里,我说说《遥远的库布其》的创作

# 从沙漠说起

温治学

历程:我虽然不是鄂尔多斯本土人,但是18岁以前的大部分时光在那里度过。鄂尔多斯是个历史厚重、风情独特、景象奇异的地方,山脉、河流、湖泊和草原分布境内。广袤的毛乌素沙地覆盖鄂尔多斯南部及陕西榆林地区;著名的库布其沙漠横亘鄂尔多斯北部,与河套平原和乌拉山隔河相望。

我是个自然主义者,认为世界万物皆有其客观存在的合理性,都具有其无与伦比之美。即便在别人眼里干旱、枯燥、荒凉的沙漠,也有它独特的魅力。我对沙漠并不陌生,内心充满赞美、敬畏、恐惧等诸多感受,总想写点与沙漠有关的东西。

经历过20世纪60年代的人,心里或多或少会对那个特殊时期留下抹不去的印记。当时我是一个中学生,动乱的环境中无法正常学习,让人惶恐不安的事情常常发生。

著名作家方方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个人头上,就是一座山。”这座大山足以压垮一切,甚至摧毁一个时代。当时我虽然只是不懂世事的懵懂少年,但也身不由己被裹挟其中,领教了现实的残酷和人性的丑恶,它让我过早成熟,形成桀骜不驯、嫉恶如仇的性格。多年后我开始考虑写小说时,埋在心里许久的冲动想把它写出来,以宣泄我心里的愤怒和不满,这就是《遥远的库布其》的创作初心。

我追崇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认为它最适合我对生活、命运、人性等的理解和表达。小说《遥远的库布其》不完全是虚构,有真实的历史线索可循。我选择库布其沙漠作为故事的发生地,是它辽阔、雄浑、苍凉的自然环境,有利于故事铺垫展开,有利于人物性格塑造,也有利于营造震撼人心的悲剧氛围。

为了增强叙事性,我选择用第一人称的方法,亲口讲述发生在库布其沙漠的两个蒙古族青年男女贡布和斯琴身上忠贞不渝的爱情和他们的悲剧结局。“我”就是整个事件的

亲历者、参与者。通过一系列情节的展开和细节的描写,努力让故事入情入理、真实可信。故事里贡布、斯琴所代表的勇敢正直善良与奇达赖所代表的邪恶势力的抗争和较量,最终同归于尽。

在这里,我不是主观臆造一个悲剧故事。上面已经讲到了,小说有历史真实线索可循,那是一个催生悲剧的年代。其次,随着故事演进,几个人物性格的表现,悲剧结局已经无法避免。主观上我希望贡布和斯琴幸福美满地生活下去,但是作为作者我又做不到,只能无能为力看着悲剧发生,因为故事里的“我”同样只是个极其渺小、微不足道的人。

作为早年创作的一篇再平常不过的小说,《遥远的库布其》确实已经遥远了,我已经记不太清楚当年创作时的情况,但是那个故事一直铭刻在心,永不磨灭。我对沙漠的情怀没有随着时光流逝淡化消减,常对它怀有感恩之心。几年前应朋友之约曾深入乌兰布和,偶然机遇又引发了我对沙漠的深情呼唤,即兴创作了诗歌《驼盐古道》,后被朋友作曲并传唱,有人说那是乌兰布和沙漠的第一首歌。

其实,我对沙漠的感情一直在延伸。圈里几个文友知道,我构思多年仍以库布其沙漠为题材的中篇小说业已完成,静静放在书桌两年了,掂量几次下不了投稿的决心。也许有人会疑问,一个中篇至于这样吗?我只能说,我要为它的命运负责,就像我庄严承诺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一样。



## 优美的舞姿

摄影

(张成林)

## 去河

文艺副刊  
(第644期)

# 大雪时节:谁来饮这坛石榴酒

安泰

岁月如歌,时光如梭。  
立冬的寒霜刚刚染白了窗棂,日历又临近了大雪时节。案头那坛存放了一年的石榴酒红得透亮,像凝固的晚霞,又像酝酿了一整年的思念,轻轻晃一晃,石榴籽便在红色的汁液中相互扶持着、依偎着起落沉浮,仿佛张口要告诉你关于去年那个大雪时节的沉痛记忆。

去年大雪前一天是落过雪的,在大雪当天雪停了。记得,我用手机搜索是否还会下雪的气象预报时,见屏幕上海勃湾区作家协会主席李荷花发来的一条噩耗:柴子离世了。这位在乌海湖畔生根发芽、开花绽放,如雪中梅花般鲜艳的女诗人柴子(柴鲜梅),终究没能熬过这个大雪时节,像一朵美丽的雪花飘落。那晚,我攥着冰凉的手机写下了《大雪时节》,又一朵美丽的雪花“翩然”飘落一文悼念柴子。

几天后,李荷花约了乌海几位柴子生前的文坛挚友,组了一个团,由我开车赶往包头青山区去送柴子最后一程,参加柴子的骨灰安葬仪式。这一天,天上依然没有落雪,我们几位站在柴子的墓穴前,禁不住浑身颤抖,仿佛天上的雪都落在了心头,寒彻心扉。我环顾四周,四野不仅没有落雪,也没有盛开的梅花。我转念又一想,柴子在这青山安息之后,每年的大雪时节,这青山里,肯定会有一朵梅花盛开的,而且鲜艳夺目!

柴子出生在老石旦煤矿,是地地道道的乌海人,她在乌海生活工作多年,近年来客居陕西临潼。柴子诗歌创作多年,勤于笔耕、佳作迭出,尤其擅长古体格律诗。她为人谦虚常常以

学生自居,最初学写古诗体,与梦瑶彻夜畅谈古诗词奥妙、韵脚的运用。后来她又写现代诗,多次与大家探讨现代诗的意境,柴子对细节的描写很到位,让人读后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多年来,她笔耕不辍地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出版过一部《柴子诗集》,在《乌海日报》等报刊上也频频发表作品,《乌海日报》“乌海文化人”专栏也曾经介绍过柴子的创作故事和成就,她在乌海甚至内蒙古诗坛都有一定影响力。我是通过这些文章和作品了解柴子的,已经有好多年了,但一直未谋面。与柴子见面相识其实不过半载,相识时间虽短,交集却鲜活如昨,她的作品如人品,集真善美于一身,深感相识恨晚,又深感好像相识有几十年。

去年夏天,在李荷花的组织下,我与柴子等文友曾同游鄂托克大草原,为草原的神奇美丽而深深着迷。记得蓝天白云下,她站在草丛深处情不自禁地吟诗作赋,声音清激得像百灵鸟儿的歌唱;在蒙古包前,她给8岁的孙女诉说着有关草原的美丽故事和传说。当时,有一文友唱了一曲《可爱的鄂托克》,她连声说好,并随着歌声在草原上翩翩起舞。遗憾终究是有的,当日鄂托克旗综合地质博物馆闭馆,没能看到鄂托克龙,她当时笑着说道:“留个念想,下次再来”,如今这念想却成了永远的空缺……

返回陕西临潼不久,她通过快递给李荷花和我等几位文友寄来了几箱临潼的酸石榴。柴子在微信里特意叮嘱我:“知你关节不适,可泡白酒酒去肿。石榴酒又可增强免疫力,强

身健体。”她还嘱我,要买高度数的烈酒浸泡石榴,药效更佳。我当即就买了10斤白酒,将67度的酒香混合着石榴的清甜入坛封口,日日期盼着酒香酿成。如今,这坛石榴酒已然泡好了,殷红的酒液在坛中沉静无语。去年深夜里撰写悼文时的泪迹还凝结在手机壳上,今年的大雪时节又要来了。我摩挲着这坛没有启封的石榴酒,指尖触到冰凉的坛身,泪水便又不争气地砸在坛口,晕开一片又一片的湿痕。我曾无数次想象启封开坛的场景:该邀约李荷花等一众文友,备上柴子爱吃的奶皮、奶酪,听一听柴子讲关于临潼的石榴园和石榴药酒的传说和典故,开怀畅饮,一醉方休。可如今酒坛未启,酒香正浓,欲约的柴子却永远地缺席了。大雪将至的夜里,谁会来与我共举酒盏?

夜深了,我行文字至此,窗外的寒风一阵紧似一阵,似乎在催唤着雪花的飘落,也似乎在应和着这一坛石榴在烈酒中的低语。这坛浓郁的石榴酒啊,终究是等不到最想邀约的饮酒人,只祈盼大雪时节,有思念柴子的亲人和怀念她的文友们,踏雪而来,开坛启封,把那些未说尽的思念、未完成的约定,都融进雪花飘落寒夜里的这坛酒里,每人斟满一大杯敬过往、敬远方、敬诗歌,敬那位永远留在大雪时节里的柴子。

柴子走了,但她转身瞬间留下的灿烂笑容,仿佛定格在了大雪时节,让我至今想起依然温暖,似乎能够融化寒冬里飘落的每一朵雪花。

## 回家的路

康庭良

每每忆起回家的路,那便是一场跨越时光、交织着往昔苦涩与当下幸福的心灵跋涉。

我家与工作之地,相距不过200公里,在如今看来,不过是咫尺之遥。可若将时光的指针拨回20世纪70年代,那200公里却宛如一道难以跨越的天堑,每一次的归家之旅,都是一场充满艰辛与未知的冒险。那时的回家路,于我而言,满是疲惫与无奈。火车与长途汽车,是连接家与远方的唯一依靠,却也成了承载痛苦与煎熬的载体。若选择火车,凌晨2点便要从乌达教子沟匆匆起身,赶那唯一一班公交车,再转乘火车。凌晨5点的火车缓缓开动,能抢到一个硬座,都算是这趟旅程中的幸运儿。否则,只能抱着孩子、拎着行李,在拥挤不堪的车厢里一路“立正”,连顺畅地喘口气都成了奢望。6个小时的轰鸣声中,身体与心灵都在承受着煎熬。当火车抵达巴盟(今巴彦淖尔市)的小站——景阳林站时,离家还有15公里的路程。运气好时,能赶上顺路的车,或者家里派来小驴车接站,一路顺利的话,到家也已是晚上八九点钟。然而,运气不佳时,老天爷翻云覆雨,道路泥泞不堪,只能被迫耽搁在亲戚家,直到两三天后才能疲惫不堪地回到家。

若选择坐汽车,这200公里的路程,更是一场对身心的考验。全程都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坐在车上就像坐在了不停跳跃的“蹦床”上,上下颠簸,左右摇晃,如此颠簸一整天,到达目的地时,早已满身泥土、狼狽不堪,半夜到家算是比较幸运了。如果是遇上恶劣天气,要么只能无奈地打道回府,要么就是在小镇的旅馆里耐心住下,无奈地等待。曾有数次,我被滞留在巴拉贡小镇,一住就是两三天,望眼欲穿地等客运车。当我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时,惊得老人们战战兢兢,还以为路上发生了什么事。有一回,老友开着2020小车到我家乡办事,清晨天还没亮就出发,直到太阳落山才到家。那时儿子还小,一路颠簸使他呕吐不止。这路看似不长,可其中的艰辛,真是如诉如泣!为此,我作诗曰:“一路奔波一路沙,行车如颠走天涯。区区四百二十里,早无晨曦晚见霞。”

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富,先修路。”这简简单单的几个字,却蕴含着深刻的智慧,它如同一把钥匙,开启了国家发展与道路建设紧密相连的新篇章。国道、省道、县道和乡村路的建设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呈现出崭新的局面,也让我深深领悟到了富与路之间那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所生活工作的城市乌海,也在这场道路变革中焕发生机。天上飞机翱翔,穿梭于云霄之间;地上动车飞驰,如银色巨龙般风驰电掣;私家小车穿梭在大街小巷川流不息。道路四通八达,运输便捷高效,京藏高速、荣乌高速、沿黄公路等,如同一条条巨龙纵横交错,将南北东西、城市乡村紧密地连接在一起,成为了高速运转的经济、社会、各项事业运行的大动脉。

如今,当我再次踏上回家的路,心中满是感慨。曾经那充满艰辛与不确定的旅程,已被平坦宽阔的公路、便捷舒适的交通工具所取代。一路上,风景如画,心情也格外舒畅。我不禁由衷地感到高兴,也忍不住赋诗一首,以纪念这翻天覆地的变化:“两山巍峨展雄姿,半城山水绘新诗。车流如织通四海,梦想飞扬正当时。”

这条回家的路,见证了时代的变迁,也承载了我个人的成长与记忆。它从泥泞坎坷走向平坦宽阔,从艰辛漫长走向便捷快速,就像一部生动的史书,记录着城乡的发展与进步。而我也在这条路上,从一个怀揣梦想的少年,成长为了一个时代变迁的见证者。

未来的路,或许还会有新的变化,但我相信,无论它如何演变,回家的方向永远不会改变,那份对家的眷恋与深情,也将永远镌刻在我的心中。

## 落雪又白

范小海

白得纯粹,白得鲜明  
比白霜更庄重,比白雾更朦胧  
白得炫目,白得空灵  
比月光还皎洁,比柳絮还轻盈

白为姓氏,雪作芳名  
穿越亿万年时光  
翩翩到来时古老的地依然年轻  
不攀附飞阁琼楼的攒尖  
也不做权贵独有的风景  
除了寂寥和清冷  
改道的长河还见过她的柔情  
飘满天地,却从不占有天地

素来俏眼睨视  
见证轮回宿命  
昏眠中,寒夜的幽鸣伴她入睡  
梦里,她是坠入凡尘的美丽流星